

# 控訴日本軍閥

# 的罪惡



版出會協東亞

# 控訴日本軍閥的惡罪

趙南柔譯

日田中隆吉著

亞東協會出版

# 控訴本日軍閥的罪惡

基本定價六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原著者 田 中 隆 吉

譯 者 趙 南 柔

出版者 亞 東 協 會

上海(5)滄陽路一一七七號

發行者 亞 洲 世 紀 社

上海(5)滄陽路一一七七號

經售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再版

## 原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宣言。所謂「大東亞戰爭」，就此以悲慘的敗北而告了終。直到這無條件投降的一瞬間為止，始終被蒙在最後勝利的欺騙宣傳中，而且始終相信必勝的日本國民，至此却茫然若失，啞然不知所措了。而且現在，無論誰都在異口同聲地說「爲什麼原因？」探詢着敗北的原因。

我是軍人中的落伍者。不過從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九月這四年，大部分的歲月，我在陸軍省担任着兵務課長和兵務局長。因爲這種職務完全是在政治、外交、經濟的圈子以外之故，所以和這些事情並沒有什麼因緣，可是正因爲如此，却能够站在陸軍的中樞，對於中期以後的「中國事變」和初期的「大東亞戰爭」的推移，作極其冷靜而仔細的觀察。所以本人雖不肖，對於七千萬國民一齊抱着的「爲什麼原因？」這個謎，却相信自己是一個有資格解答的人。

我從敗戰以後到今天，在報紙上或廣播中，親眼看到或親耳聽到企圖解答這謎的種種意見。但是這些意見，不是斷片的，就是微溫的，都沒有觸及敗因的真實及其根本。

古來日本人認爲「禍從口出」，以不言爲美德。但我認爲事情已到現在這步田地，仍要以「非美德」爲理由，對於國民所願知道的緘默不說，則從多難的今後的日本着想，這事表面雖像是美德，而實際則反而不是美德；所以不顧自己的簡陋，從九月四日起稿，在「揭發敗因」的書名下，寫成這本

拙劣的書。

讓我在這裏毫無忌憚地說一句：戰敗的各種因素，在戰爭爆發之前即已萌芽了。所以我在起草本書時，把第一篇定為「戰爭爆發的前夜」；第二篇定為「戰爭的爆發及其後一年」，把我週遭所發生的事件和我所見聞的事實，照實敘述；在第三篇中把我所認為戰爭的敗因，加以闡明；在第四篇中，把被免軍職以後我的所信及行動的概要，寫成「去職以後」。在本書中所引用的人們的話，只要我的記憶沒有錯誤，則既沒有誇張，也不會有虛偽的。這些在「大東亞戰爭」的期間，雖是絕對不許洩漏的，可是到了今日，我覺得已沒有這種必要，所以我對說這些話的人們並不徵求同意，而僭越地公開發表了。所以如果有人認為這事不應該而發怒時，我想請他爲了明日的日本建設着想，以寬容的態度加以宥恕！再者，也許有人對於我的意見，譏爲過於獨斷；也許有人要把本書認爲自我宣傳，而加以非難。但是我寫本書的目的，要盡量說出我的信念與真實，聊供預備奮起建設新日本的人們的精神食糧，除此以外沒有他意。所以我是甘受這種譏諷與非難的。

成爲敗戰直接原因的原子弹的出現，我確信是對人類戰爭打下的終止符。如果這一判斷不錯，則將來日本及日本人應走的道路，自然就明白了。對於這點，我也是抱有一種意見的，不過在這裏沒有寫述的餘暇。他日如果有機會，想再呵秃筆以問世。

寫完本書以後，我衷心覺得痛惜不置的，是在第一線上亡故的至誠盡忠的勇士，和在炸彈下犧牲其寶貴生命的許多無辜的國民。謹合掌以致哀悼的虔誠。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田中隆吉

# 目次

## 原序

### 第一篇 戰爭爆發的前夜

建國二千六百年典禮	(一)
經由×××氏的和平工作	(三)
陸軍內部的暗流	(六)
越南北部越境問題	(一一)
大政翼贊會	(一二)
小林商相事件	(一九)
進駐越南部	(二三)
對蘇作戰的準備	(二四)
對美國民間的借款交涉	(三〇)
第二篇 戰爭的爆發及其後一年	
東條內閣的成立	(三五)
「大東亞戰爭」的爆發	(四一)
對德依賴的戰爭	(四六)

貧弱的防空設備·····	(五〇)
輕敵的指導者之怠慢·····	(五五)
納粹式的推荐選舉·····	(六一)
中途島的慘敗·····	(六六)
武士道掃地·····	(六八)
瓜島的慘敗·····	(七一)
糾紛的「大東亞省」問題·····	(七三)

### 第三篇 敗因

主要的敗因·····	(七七)
無爲有害的重臣·····	(七八)
政治家的墮落·····	(八二)
軍部首腦的軍閥化·····	(八六)
軍隊的腐敗·····	(九四)
三國同盟的成立·····	(一〇四)
「中國事變」解決的遷延·····	(一〇七)
陸海軍的爭執·····	(一一二)
軍屬化的官僚·····	(一一四)
惡質實業家的橫行·····	(一一九)
科學的貧乏·····	(一二〇)

觀念右翼的跋扈……………(一二三)

#### 第四篇 去職以後

小磯內閣的登場……………(一二六)

肅軍終於失敗……………(一三三)

軍政終未施行……………(一三五)

明日的日本……………(一三九)



# 第一篇 戰爭爆發的前夜

## 建國二千六百年典禮

——憂鬱的回憶——

『禹域干戈尙未收，太平洋上暗雲流。

休論戰陣功多少，正是邦家興廢秋！』

這是我於昭和十五年（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建國二千六百年典禮舉行後，在中國山西省的太原作的詩。

建國二千六百年典禮，是在宮城前的大廣場，在一億國民衷心的慶祝中，極嚴肅地舉行的。當時我擔任第一軍參謀長，在山西省的太原。我奉司令官的命令，派在軍司令部；所以那天在山西大學的運動場上，召集了司令部全體職員，舉行遙拜式。「君代」（日本國歌）吹奏既畢，即傳來近衛總理的具有特徵的微弱的聲音。這天，在華北也是罕見的晴天。天空一點雲也沒有，太陽燦然照耀，和這

個典禮真是相配。但是我的心却極其憂鬱，因為我從那時起，對於中日事變的前途已抱着深刻的絕望。這事的第一個原因，就是從這年的春天起在山西省內進行的晉南作戰，晉南的反攻作戰，以及對共產軍百團的作戰，我在這些戰爭中親自指揮的結果，對日軍的素質與訓練發生疑惑了。

第二個原因，自日本進入山西以來，到那時已過了三年了，雖然擁有三個師團和四個混成旅，可是一點也沒有發生維持治安的效果。一方面，日軍軍紀的廢弛，宣撫班及日僑的毫無反省的優越感和無止境的功利的行爲，不但一點也不能把握人心，反而使他們日甚一日地走向離反之途。第三個原因，我對當時在南京樹立的汪精衛「新政權」的實力，抱着深刻的疑惑。因此，覺得中日事變照這樣情形下去，畢竟沒有解決的希望，其必然的結果，一定會使傾全力支持重慶政府的英美二國與日本之間，發生衝突。而且日本對英美的戰爭，鑒於國家總力戰的近代戰爭的本質，其結果是很明顯的。換言之，日本差不多已傾全部國力和中國交戰着，在這樣的現狀之下，如果再有日本對英美的戰爭爆發，無異是使日本滅亡。簡單一句，我的憂鬱的發生，是因為：覺得如果不迅速解決事變，則日本的將來唯有滅亡。我在心裏默念着：『今後再過一百年，即二千七百年紀念典禮，究竟能在我們子孫的手裏，這樣盛大地舉行嗎？』並且痛切地想起：宇垣大將所說的『「滿洲」的建設未成而又發生中日事變，等於逐二兔而終不得其一。』的話；以及自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暮至十三年（一九三八）春，爲了企圖和平解決中日糾紛而會努力的友人，真是無跟感慨。

典禮完了之後，司令部的功績調查班長立即携帶了軍隊的功績調查文件向東京出發了。

自從這年春天以來，軍司令部內，忙於中日事變中生存者的功績調查，因為這將於翌年即昭和十六年度（一九四一）起發表的。我自從「滿洲事變」以來，對於義務兵的行賞，不惜表示由衷的贊意，可是對於生存的將校及下級士官的行賞，我是絕對反對的。並且在中日事變前途將日趨糾紛的戰爭中途行賞，徒足以煽動將士的功名心，而益發陷事變的前途於混亂。所以不勝慨嘆。

我在接受班長的申告時，不禁在前面這一首拙劣的詩中，吐露了我的感想。

## 經由×××氏的和平工作

——解決「事變」的一個途徑——

我從中日事變爆發時起，即認為中日紛爭縱屬勢不能免，也應迅速予以解決，否則對日本的將來，將發生不測的禍患。所以在中日事變爆發前夕，我担任聯絡參謀而滯留天津的時候，遇見正在旅行華北的櫻內幸雄，他問我關於事變前途的觀測時，我就對他說：『這次紛爭必定會引起武力衝突。所以從現在起，日本應當以斷然的決意，實行全軍總動員，以最初的一擊對中國軍給與徹底的打擊，以求中國方面的反省，然後迅速撤兵，謀中日永遠的和平，才是得計。』櫻內氏也同意這話。我担任參謀長而到山西去就職時，在心裏這樣想：『在山西，有十多年來的好友蘇××在做省長，又有多年的

知交×××担任着軍事。尤其蘇××，他是我保護過他的生命的人，而且會作××氏股肱的人。假使先向蘇氏傾吐肝胆，共同策劃，以勸動××氏，然後勸動×××氏，這樣，可視條件的如何，說不定對於局面的打開，可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個工作，保不定要被人家攻擊與非難，但是除了我之外，誰能担任？縱令有許多的困難，也得挺身一試！」

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三月到山西就任之後，立刻和蘇氏商量這事。他非常愉快地表示同意。我派×××的姪子×××，到當時駐在陝西省東部的黃河河畔的×××那裏，以謀與他取得聯絡。一方面，我向板垣參謀總長也發寄了「親展」的私信，訴說我的意思。板垣對這事表示滿腔的同意，並且送來了寄給他的舊知××氏的信。在第二次的聯絡中，××氏接到板垣的信以後，送來了他對當時來視察戰線的南洋華僑發表的談話要旨，裏面說：『中日事變的打開，可視中日雙方的決意如何，不一定是困難的事。』

這項工作，在雙方戰鬥的期間內也仍繼續進行着。幾次的交涉，都在極秘密之中舉行的。到了十一月下旬，終於達到了這步田地：即我與××氏的副司令官，同時也是他的心腹趙××相會見。

當時恰好杉山和畑兩位大將，相繼來山西視察。並且告訴我，十二月初旬我即將調任兵務局長，回陸軍省服務。當時我覺得不知所措了。並且暗地裏想：我在赴任參謀長之前，即担任兵務課長時發生的淺原事件，由於東條陸相的登場，東條對所謂「滿洲派」（以板垣、多田兩大將及石原中將為中

心的同志的結合，而並非派閥。）加以壓迫，以致內部再度混亂，而發生了統制的困難。同時，我對×氏的工作，無論如何想繼續進行的，所以和當時在南京的板垣商量。板垣對我說了這樣的激動的話：『對×氏的工作只進行至半途，你就回到日本去，這是很遺憾的。但是爲了陸軍的統制起見，請你還是努力。』既這樣，我就決定對其他一切都放棄，可是和趙××會見的一事，必須趕快實行，以決定和平的根本條件。我和趙氏的會見，決定於十二月七日實行。但是到了十二月一日，東條陸相發來了電報：『既調任兵務局長，希不必待後任，即行歸國！』我只得快地動身回國。在火車中同車的將校，對於將官的我，大多不行敬禮，我看到這點，就想到日軍的軍紀已和中國軍一樣了，這樣要解決事變，前途不能不說愈益遼遠，因此不禁發生了憂鬱之感。

和趙××的會見，由後任參謀長實行。但是，依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而保持社會秩序，這是中國人的普通心理，這樣，因爲我已經回國，所以這次會見一點也沒有獲得進展。

翌年即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五月，奉參謀本部的訓令，即以局長的身份赴山西，和×氏重行交涉。關於這事，在軍務局及華北派遣軍方面，相當起了反對；可是七月上旬，×氏的祕書劉××和我之間，已談到了根本條件的妥協，十三日我就回到東京。

這次會談的結果，在「大東亞戰爭」爆發的翌年二月，×氏和當時任日本第一軍司令官的岩松中將，兩人舉行了會見。可是據中國方面所說，因爲日本方面的態度過於強橫不遜，極度傷了×氏的感

情，終於使以後沒有什麼進展。當然根本原因，還在日本在中途島大敗，使中國方面開始對日本勝利發生了疑問之故。我就深感覺沒有正義與實力，即沒有外交。

## 陸軍內部的暗流

——淺原事件及其復燃——

十二月十日回到了東京，立即訪阿南次官於官邸；他是從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以來和我有親密的關係，同時也是我最敬畏的前輩之一。我對次官說：『爲什麼這樣早就把我調任了兵務局長？』次官說：『我也想到你會不快的，所以曾向大臣（指東條）說過時期過早，可是大臣却獨斷地決定了。陸軍內部，現在爲了石原中將的問題，以及進駐越南北部時的擅自越境問題，相當混亂着。實際上，大臣對你是警戒着而並不信任的，可是在這個時候，却用得着你所具的力量。大臣是極其感情用事的，所以你得多多地注意。我自己也不想再幹了，預備在最近辭了次官到前線去。』

回想我在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底就任兵務課長的時候，內部正值主張不惜對蘇聯與英美兩面作戰，以解決「中國事變」的東條次官，和主張若不設法迅速解決「中國事變」認爲日本的將來非常危險的多田參謀次長，兩人的意見相異，終於成爲兩者的感情衝突，而同時從陸軍中樞部出走之後。所以當時內部的情勢很爲混亂。而且過去的左翼健將淺原健三，也正在這個時候被東京憲兵隊

拘捕起來在偵查中。淺原和石原中將最要好，和多田中將及板垣陸相交情也很深。在林銑十郎內閣成立之際，他是在內面相當活躍的人。當時的東京憲兵隊長加藤泊次郎大佐，是東條的眞系人物。內部的空氣，對東條的主張共鳴的人較多，對多田次長表示同感的人比較少。據從各方面調查的結果，當時板垣陸相所取的「吵架者一律處罰」的措置，的確是一種極大的英斷，可是因爲爭強是軍人的常事，所以多田參謀次長處於極不利的地位。因此，佔有中樞部的多數要職的屬於所謂「統制派」的人們，其中有些人對於把東條次官調出的一事抱有極大的不平，並且決定了這樣幹：即今後對板垣陸相不再敬禮，因爲他與多田次長主張相同之故。

關於淺原的偵查，到四月完事。其結果說是，多田次長尤其石原中將，被共產主義者淺原健三所利用，企圖實行共產革命。多田、板垣、石原，這三人是多年的深交。石原是最徹底地主張由中國立即撤兵的人。大呼憑武力擊滅重慶政府的，日本陸軍中樞部的中堅將校，不歡喜石原的這種意見。所以他們有很多人以淺原事件爲理由，希望對石原實行嚴厲的處罰。我任兵務課長這個監督全軍風紀的職務，當然我是處在必須處置這事的立場，可是我故意避免干預，而把他擱置了起來。原來我的担任兵務課長，是由於東條次官的建議，其目的，想把淺原事件，對東條作有利的解決；再者，淺原的被檢舉，是東條在次官時代特別命令加藤大佐實行的；並且他調任了航空總監以後，還是執拗地向我要求處罰石原中將。在這個要求中，我看出了他因爲被板垣罷免了次官，而想藉此作報復，具有這樣的私

人感情作用在內。

這事件由憲兵的直接監督者，即防衛課長渡邊大佐處理。渡邊大佐是最了解石原中將的。偵查的結果，下了這樣的斷定，即認為大部分都是出於虛構。但是陸軍內部的情勢，還是與石原中將不利，到了七月，諾蒙罕事件漸漸重大化以後，淺原事件纔好像稍微被遺忘了。我認為時機不可失，立即和兵務局長中村明人中將慎重商議，而達到這樣的結論：『縱令淺原事件是虛構的，但是石原中將身為軍人，其言行稍涉不慎，却是事實。所以應作最輕的警誡處分，以解決這事件，使不致貽禍於將來，這樣比較穩當。』這樣，就決定由我向板垣陸相提出這個意見，因為我在公私方面都與陸相有密切關係。於是我跑到大臣官邸，率直地陳述了這個意見。大臣（板垣）却改變了面色，把我一頓叱責：『說的什麼話！他們這種陰謀斷不容許！作這種陰謀的一批人，不管他是航空總監，是憲兵隊長，斷然要他滾蛋。』我說：『假使現在不作這種輕微的處分，這問題將來要死灰復燃的。』這樣纔陳了我的理由之後，就退了出來。第二天，我又被召到大臣室。大臣由衷地這樣說：『我知道你說的意見最好，但是在「滿洲事變」中共過生死的石原，由我加以處分，這點是辦不到的。』聽了他的話，我不禁流下了眼淚。

石原中將在板垣陸相辭職的前一天，即九月一日，由鶴舞要塞司令官升任了京都的師團長。可是問題却在此後。石原是稀有的天才。他的私生活，宛然有禪僧之感。但是感情激越起來時，却會毫不



客氣把人罵倒。終於東條這人的劣點，在石原的辛辣的舌鋒下，完全給曝露了。這個內容，對於公職人員的東條，是一種致命的打擊，不過這裏不願寫出。這事東條當然不會不聽到，因此，感情極度強烈的東條，和石原的關係，愈趨惡化，也是當然的事。

第二次近衛內閣一成立，東條即以陸相登場。正如我所預想的那麼，淺原問題死灰復燃了。

我在訪問阿南次官之後，立即向陸軍大臣報到。同時向他說：『大臣對板垣大將抱有惡感，這事是不妥當的。板垣大將會激勵我，叫我極力輔佐大臣，以確立軍的統制。』大臣絕不提到板垣，只說『在議會以前，叫石原候用。』並且希望我：『你幹兵務局長須好好注意，不要使內部發生紛擾。』

我說：『石原中將以現役軍人而幹「東亞聯盟」，這是不適當的事，我也承認。但是要叫他在議會開會以前候用，這是什麼意思？石原的候用和議會，其間不是一點關係都沒有嗎？東條說：『因為假使議會鬧起來，就難應付。』我就這樣說，而極力加以反對：『議會干涉軍部的人事，這絕對不會有。即使干涉，也不成問題。如果要候用，還是等到明年三月的定期異動時實行較好。』

我從東條的話中已看到，他對於曾經罷免他次官的板垣大將，和對華意見相異的多田大將以及石原中將，仍有不能釋然之處，尤其對石原中將，憎惡的感情極其尖銳化。不過石原中將在議會前另候任用的一事，並未實現。其後，阿南次官、野田人事局長、以及我，都愛惜石原的才幹，屢次向東條進言，陳說這事的不可。可是大臣堅執不從，終於在一月底，他把石原中將候用一事內奏了。當時我